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漂亮朋友

PiaoLiangPengYou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前 言

《漂亮朋友》是法国著名作家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1887年,即小说出版后的两年,已经发行了51版。《漂亮朋友》的大获成功使莫泊桑买了一艘游艇,取名“漂亮朋友”。本书为适合青少年阅读,特根据原作进行了改写。

乔治·杜洛瓦原本是一个落魄的、一文不名的退伍复员军人。他的资本仅仅是一副漂亮的外表,然而正是这位漂亮朋友让《法兰西生活报》政治主编的妻子玛德莱娜、《法兰西生活报》的老板娘瓦尔特夫人以及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德·马莱尔夫人神魂颠倒。乔治·杜洛瓦利用他所交往的女人,如愿以偿地由实习编辑当上报社的政治主编,成为新闻界的知名人物。

乔治·杜洛瓦娶了玛德莱娜后,侦察到妻子的诡秘行动,导演了一场“捉奸”的闹剧,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政界的地震,把外交部长拉下了台。他为了取得《法兰西生活报》老板瓦尔特的家产,毅然抛弃了自己的情妇瓦尔特夫人,而一步一步诱拐了老板的小女儿苏珊。最后老奸巨滑的瓦尔特不得不承认——乔治·杜洛瓦并非等闲之辈,一定能当上议员和部长。

小说《漂亮朋友》塑造了一个不择手段的投机冒险家的形象，对于流氓式的乔治·杜洛瓦在短期内的迅速发迹，作出了辛辣的讽刺与抨击。小说深刻揭示出十九世纪末叶法兰西社会的政治、经济现象，无愧为十九世纪法国经典小说。

编者

2001年10月



第一章

乔治·杜洛瓦递给侍者5法郎，接过对方找回的零钱，走出餐馆。

相貌英俊，一表人才，当过两年士官生的杜洛瓦更有一种军人的气质。所以，他不由得挺了挺胸，以军人的熟练动作抚了抚嘴角的那两撇小胡子。

女客们果然已抬起头来，向他这边注视。其中有三个青年女子：两个是随同丈夫前来就餐的女眷，还有一位是衣着随便的音乐教师，看上去大概有四十多岁。她们都是这个餐馆的常客。

走到餐馆门外，杜洛瓦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心中在思忖着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今天是6月28日，他身上只剩下3法郎40苏了，可这点钱要把这个月过完。问题明摆着：剩下的两天，要么只吃晚饭而不吃午饭，要么只吃午饭而不吃晚饭，二者只能择其一。他想：一餐午饭是22个苏，而一餐晚饭则要30苏。如果



他只吃午饭，就可省出1法郎20生丁。用省下的这点钱，他不仅可以在每天的晚餐时分买个夹有香肠的面包来充饥，而且还可以在大街上喝杯啤酒。要知道喝啤酒是他在晚间的一大开销，也是他最难以割舍的一种癖好。想到这儿，杜洛瓦笑了，他迅速沿着洛莱特圣母院街的下坡走了下去。

他走的姿态一如当年戎马倥偬、穿着一身骑兵服的时候，不仅胸膛高高挺起，两腿也微微张开，好像刚刚跳下马鞍一样。在满是行人的街上，他横冲直撞，时而碰了一位行人的肩头，时而又将另一个挡道的人一把推开。他把头上那顶已经很旧的高筒礼帽往脑袋一边压了压，脚后跟走在石板地上发出“噔噔”的声响，那神气简直像是在同什么人斗气。恰似一个仪表堂堂的大兵，在他忽然告别军旅生涯回到市井之中后，对周围的一切——行人、房屋乃至整个城市，他都感到格格不入。

虽然穿了一套仅值60法郎的衣服，他那身令人刮目的帅气却依然如故。他身材颀长，体格匀称，稍带红棕的金黄色头发天然卷曲，在头顶中央一分为二。上唇两撇胡子微微向上翘起，一对蓝色的眼睛显得分外明亮。

走到圣母院街尽头的林荫大道后，乔治·杜洛瓦又停了下来，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

他很想取道香榭丽舍大街，到布洛涅林苑的树下去凉快凉快，可是心中又激荡着另一种欲望：希望能邂逅一个中意的女友。

艳遇什么时候会出现？他不得而知。3个月来，他朝思暮想，无时无刻不在默默期待。这期间，虽然他凭借漂亮的面庞和迷人的仪表，博得不止一个女人的青睐，但都不太理想，他总希望能



找个称心如意的。

因此，他虽然囊空如洗，但心头的欲望却分外炽烈。每当他碰到在街头徜徉的姑娘向他低声道：“漂亮的小伙子，去我家坐坐？”他便热血沸腾，难以自制。但他终究还是不敢贸然前往，因为他身无分文；况且他所企盼的是另一种情味别具、不那么庸俗的亲吻。

他转了个弯，向玛德莱纳教堂走了过去。在强烈耀眼的灯光下，各咖啡馆门前的人行道上也摆起了一排排桌椅，坐满不耐暑热的客人。在一张张方形或圆形小桌上，客人面前玻璃杯内盛着的饮料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红的、黄的、绿的以及深褐色的。长颈大肚瓶内，清澈的饮水中漂浮着硕大的圆柱体透明冰块。

杜洛瓦不觉放慢了脚步，因为喉间这时已升起一种干渴之感。

夏日之夜出现的这种干渴，现已弄得他五脏沸然，心中不由得想着现在若能有一杯清凉的饮料滋润丹田，该是多么惬意。可是他今晚哪怕只喝上两杯啤酒，明晚再简单不过的面包夹香肠就吃不上了。每逢月底便如此捉襟见肘，个中滋味他可真是尝够了。

因此他强忍着在心中嘀咕道：“他妈的，这口渴竟是这样地难熬！不过等到10点钟，我无论如何也得到咖啡馆去喝上一杯。”他不觉又向那些坐在路边小桌旁随意畅饮的客人看了看。一边迈着轻快的步伐，若无其事地从一家咖啡馆门前走过，一边以目光就客人们的神色和衣着对他们身上会带有多少钱做了一番估量。这样一想，面对那些正悠然自得地坐在那里的客人，一股无名火涌上他的心头：他们的衣兜里一定装着金币和银币，平均算来每人至少有两个路易，而一家咖啡馆至少有上百号客



人，加起来就是4千法郎！“这些混蛋！”他低声咕哝了一句，依旧带着一副倜傥不羁的神情，悠悠晃晃地继续向前走着。要是此时他在哪条街的昏暗角落遇上其中一个，他一定会毫不手软地扭断他的脖颈。

这样，他又想起了在非洲的两年军旅生涯，想起了他驻守南部哨卡时如何勒索阿拉伯人的情景：那天，他与几个同伴偷偷溜出哨卡，去乌莱德—阿拉纳部落走了一趟，在那里抢了20只鸡、两只羊及一些金银财宝，并杀了3个人。同伴们对这次肆无忌惮地放荡行为足足笑了半年之久。现在，一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嘴角又浮起了一丝凶狠而又快乐的微笑。

他们从未被人抓错过，况且也没有人认真查究：阿拉伯人横遭士兵的掠夺，这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可是巴黎的情况就不同了。腰间挎着刺刀，手上握着短枪，毫无顾忌地抢劫他人的钱财而不受到法律的制裁，能够逍遥自在，这是不可能的了。他感到自己天生有一种下级军官在被征服的国度里为所欲为的狂放禀性，因此对大漠的两年军旅生涯未免有点留恋之情。没留在那边，实在是一件憾事。然而他之所以回来，还不是指望有个理想的前程？

可现在……他此刻的处境可真是一言难尽！

四周行人个个疲惫不堪，步履缓慢。他在心里又骂了一句：“这些畜生，别看他们蠢得要命，衣袋里肯定会装着钱！”接着便哼起欢快的小调，又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起来。

几位被挤撞的男士回过头来，向他发出低声埋怨，女人们则大声嚷道：“这家伙是怎么啦？竟然如此无礼！”

走过歌舞院，他在“美洲人咖啡馆”门前停了下来，不知道是否现在就去喝啤酒，因为他实在渴得有点受不了了。他没有马



上走上前去，而是向耸立在街头的明亮大钟看了看：此时才9点一刻。他知道，现在只要有满满一杯啤酒放在他面前，他立刻就会仰起脖子，一口气喝完的，甚至可以一口气喝上10杯。问题是下面的时间还很长，要是再渴怎么办？

因而他还是快快地走开了，心中想道：我姑且走到玛德莱纳教堂再说，然后再慢慢走回来。

到达歌剧院广场的拐角处，迎面走来一个胖胖的年轻人，他依稀记得此人似乎在哪儿见过。他心中忽然一亮：这不就是当年在骑兵团服役的弗雷斯蒂埃吗？没有想到他现在已是一副大腹便便的样子了。杜洛华于是跨上一步，拍了拍他的肩头，向他喊了一声：

“喂，弗雷斯蒂埃！”

“哎呀，原来是你！过得好吗？”弗雷斯蒂埃向他伸出双手。

“很好，你呢？”

“啊，我可不太好。你知道，我的肺现在相当糟糕，一年之中总有半年咳嗽不止。回巴黎那年，我在布吉瓦尔得了气管炎，4年来一直未能治愈。”

“是吗？不过你看上去倒还不错。”

弗雷斯蒂埃于是挽起他这位旧友的手臂，向他谈了谈自己的病情，包括他如何求医问药，医生们提出了哪些看法和建议。可是鉴于他目前的处境，这些建议他又不便采纳。比如医生劝他去南方过冬，但他走得了吗？须知他现在已经有了妻室，又当了个记者，混得很有点名堂了。

“我现在负责《法兰西生活报》的政治栏目，并为《救国报》采写有关参议院的新闻。此外，隔三岔五还要给《行星报》的文学专栏撰稿。你看，我已经混出个样子来了。”



杜洛瓦带着惊异的目光看着他。他显然变样了，也显得相当成熟了。从他的衣着和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已成为一个老成持重、充满自信的男子汉，而且这副大腹便便的样子，说明平素的饮食很是不错。想当初，他是那样干瘦，完全是个细高挑，但为人机灵好动，又常常丢三拉四，成天叽叽喳喳，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在巴黎呆了短短3年，他竟像变了个人。不但身体发福，言谈稳重，鬓角也出现了几许白发，可他今年还不到27岁呢！

弗雷斯蒂埃随后向他问道：

“你此刻要去哪里？”

杜洛瓦答道：

“哪儿也不去，只是在回去睡觉之前随便走走。”

“既然如此，不妨陪我去报社走一趟，我有几份校样要看一下，然后我们去喝杯啤酒，你看怎样？”

“好啊！”

于是他们手挽着手，带着今日在同窗学友和在同一团队服役的兵士之间仍可见到的那种一触即发的热乎劲，迈开了大步。

“你现在在巴黎干什么差事？”

杜洛瓦耸了耸肩：“不怕你笑话，我现在已到了饿饭的地步。服役期一满，我便想到这儿来……碰碰运气，说得确切一点，来尝尝巴黎的生活滋味。这样，6个月前，我在北方铁路局找了个差事，年薪1500法郎。除此之外，什么外快也没有。”

弗雷斯蒂埃叫了一声：“天哪，这点钱能够得上什么？”

“说的是呀，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在这里举目无亲，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门路也没有。我连做梦都在想着能找点事做



做，可是无人引荐。”

弗雷斯蒂埃从头到脚向他打量了一眼，那样子简直像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在审视一个外乡来客。接着，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

“老弟，你难道没有看出来，这里一切全靠自己来闯。一个人只要脑子灵活一点，完全可以当个部长，岂止是区区科长的问题？因此，重要的是自己找上门去，而不是求人推荐。像你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找不到比在北方铁路局供职更好的差事呢？”

杜洛华答道：“我哪儿都去了，但处处碰壁。不过最近总算有了个像样的机会，佩爱兰驯马场正需要一名骑术教官，有人推荐我去，每年至少可有 3000 法郎的收入。”

弗雷斯蒂埃突然停下脚步：“这一行可不是你干的，你不能去，即使能挣 1 万法郎你也别去，否则你的前程将会彻底葬送。你现在呆在办公室里，至少不必抛头露面，谁也不认识你。如果你有能耐，随时可以离开，另谋高就。但是，一旦当上骑术教官，你就完了。这同你到一家餐馆去当个领班一样，这种地方巴黎什么样的人都会光顾。你要是给上流社会那些阔佬或其子弟上骑术课，久而久之，他们是不会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你的。”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思考片刻后又问道：

“中学毕业会考你通过了吗？”

“没有，我考了两次皆未通过。”

“这没关系，不管怎样，该学的课程你都学完了。要是有人同你谈起西塞罗或蒂贝尔，你能接人家的话茬说上几句吗？”

“可以，大概说上几句总还是可以的。”



“很好。对于这两个人，除了二十来个只知钻故纸堆、毫无生活常识的冬烘先生外，谁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所以，要让人认为你知识渊博，并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自己的无知千万别让人当场识破。要是碰上什么难题或自己所不了解的，要善于用点心计，设法绕开。而对于别人，则应借助字典旁证博引，把他难住。别以为人家有多强，其实人人都蠢得要命，知识少得可怜。”

他慢条斯理，侃侃而谈，俨然是一副城府很深、洞穿一切的腔调。接着，他微微一笑，抬头向身边的过往行人看了看。不想这时他忽然咳了起来，只好停下脚步，待这阵猛烈的咳嗽过去。随后，他又说道，语气中带着沮丧：“我这劳什子病总也好不了，真够烦人的。现在是盛夏，今年冬天我可要到芒通去好好治一治。其他的事只好暂且搁下了，身体第一嘛。”

他们此时已走到普瓦索尼埃大街的一扇大玻璃门前，玻璃门上方是一排由煤气灯火焰组成的几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十分引人注目。

弗雷斯蒂埃推开门，向杜洛瓦说了声“请进”。杜洛瓦进去后，随即登上一座建造考究但陈旧不堪的楼梯，接着便到了一间大厅里，两个练习生向弗雷斯蒂埃道了声晚安。最后，他们在一间类似候见室的房间里停了下来。房内陈设相当破旧，到处布满灰尘。绿色的仿天鹅绒帷幔已经褪色发黄，而且污迹斑斑，许多地方已烂成一个个窟窿，好像被老鼠咬过似的。

“请在此坐一会儿，我马上就来。”弗雷斯蒂埃说。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奇异气味——编辑部所特有的气味。杜洛瓦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心中未免有点胆怯，但更



多的是惊奇。不时有人带着小跑从他身边走过。他们从一扇门进来，在他还未看清他们的面孔之前，便已从另一扇门边消失了。

这时，弗雷斯蒂埃走了进来，手挽着一位身材颇长的先生。此人约四十来岁光景，身穿黑礼服，胸前系着白色的领带，头发呈红棕色，嘴角的两撇卷曲的胡髭高高翘起，一副自以为是、傲视一切的神态。

只听弗雷斯蒂埃向他说道：“那就再见了，先生。”

对方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再见，亲爱的。”接着便臂膊挂着手杖，嘴上吹着口哨下楼去了。

杜洛瓦于是问道：“此人是谁？”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喜爱决斗的雅克·里瓦尔，他刚刚看完一篇校样。他同加兰、蒙泰尔合称巴黎当今三个最为出色的专栏作家。他每周撰写两篇专稿，一年所得为3万法郎。”

说着，两位旧友开始向外走去。这时，从楼上来一位又矮又胖的先生，只见他衣履不整，蓄着长发，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弗雷斯蒂埃低声向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说道：

“他叫诺贝尔·德·瓦伦，是个诗人。报馆每收到他一篇小文章，便要付他300法郎，而且每篇最长不过200行。我们还是快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去喝一杯吧，我已经渴得不行了。”

在咖啡馆一落座，弗雷斯蒂埃便向侍者喊了一声：“请来两杯啤酒。”

等啤酒一送上来，他立刻将自己的那杯一饮而尽。杜洛瓦则在那里小口小口地吸饮着，似乎在品尝珍贵无比的琼浆玉液。

弗雷斯蒂埃一言未发，沉吟了半晌，随后突然开口：“你何



不试试记者这一行呢？”

杜洛瓦刚咽了口啤酒，猛然听见这话，立刻瞠目以对：“我？可是……因为……我一篇东西也未写过。”

“这有什么？万事总有个开头嘛。我想，我可以聘请你做我的帮手，替我去各处走走，拜访一些人，搜集点资料。你在开始的时候每月可有250法郎薪酬，车费由报馆支付。你若愿意，我便去找经理谈谈。”

“我当然愿意啦。”

“这样的话，你明晚先到我家来吃餐便饭。客人不多，不过五六个人。有我的老板瓦尔特先生和他太太，以及你刚才见到的雅克·里瓦尔和诺贝尔·德·瓦伦，再就是我妻子的一位女友。你觉得怎样？”

杜洛瓦面红耳赤，迟疑良久，终于吞吞吐吐地说道：“叫我怎么说呢？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弗雷斯蒂埃惊愕不已，说道：“是吗？这可非同小可。你注意到没有，在巴黎即使没有栖身之地，也不能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

说着，他从衣袋里取出数枚金币，挑了两个金路易，放到杜洛瓦面前：“这钱你先拿去，以后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还我。你姑且去租一套，或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一套。抓紧时间去办吧。明天的晚饭定在7点半，请准时来。我家就住在泉水街17号。”

杜洛瓦激动不已，一边拿起桌上的钱，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道：“非常感谢，你对我真是没得说。对于你的仗义相助，我是不会忘怀的……”

弗雷斯蒂埃立刻打断了他：“瞧你，别说了。要不要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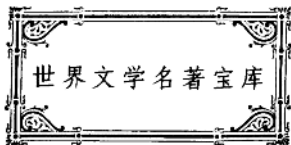
一杯？”

接着，他转过头喊了一声：“伙计，请再来两杯啤酒。”

待这两杯啤酒喝完后，弗雷蒂埃问道：“咱们到外面去走走，你看怎样？”

“好的。”他们于是出了咖啡馆。





第二章

“请问弗雷斯蒂埃先生住在这儿吗？”

“四楼左边那家。”

看门人说话的语气十分和蔼，显示出他对这位房客很是敬重。

乔治·杜洛瓦登上了楼梯，他有点局促不安，心里慌慌的，不太自在。今天穿这样隆重的礼服，在他可是生平头一回。然而这一套衣装，效果究竟如何，他总有点不放心，因为处处皆不遂愿。他的脚不大，现在这双靴子倒也纤巧瘦削，可惜不是漆皮的。里面的衬衫是他今天早上花四个半法郎在卢浮宫附近买的，然而布料太薄。平素穿的那些衬衣糟糕透了，即使保存较好的也无法穿出来应客。只有上装总算说得过去，因为同他的身材大体相宜。

就这样，他带着忐忑不安、忧心忡忡的心情，慢慢地拾级而上，心中尤其担心的是，怕会落人耻笑。突然间，他看到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正站在对面看着他。二人相距如此之近，他不由得



倒退了一步。但随后却惊呆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不就是他自己吗？原来二楼楼梯口装了一面大的落地镜，他刚才见到的先生，正是镜中的他。他不禁一阵窃喜，因为他这套装束分明比自己原先所想像的要好得多。

现在，他又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了一番，他忽而微微一笑，觉得自己这身打扮实在是无可挑剔。

到达三楼，他停了下来。以极熟练的动作又抚了抚嘴角的胡子，把帽子摘下来，整理了一下头发，并像自己所常有的那样，轻声嘀咕了一句：“这个主意实在不错。”然后，他伸手按了按门铃。

门开了，他面前站着一位穿着黑色华丽制服的仆人。杜洛瓦一看见这位听差穿戴得如此整齐，不禁又有点慌乱无主了，不明白自己为何总这样心神不宁。这时，这位仆人把他由于担心露出外衣上面的斑斑污迹而有意搭在手臂上的那件大衣接了过去，一面向他问道：“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随后，他隔着身后业已掀起的门帘向里边的客厅大声通报了一下。

不想这时，杜洛瓦却突然失去了镇静，心中七上八下，慌乱如麻，简直挪不开脚步了。

这也难怪，他眼看就要迈步进入自己多年来盼望已久、朝思暮想的另一个世界了。不过他仍然向前走了过去，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正站在那里等候他的光临。房间很大，灯火通明，到处摆满各类奇花异草。

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夫人，我是……”

对方仪态万方地将手向杜洛瓦伸了过来：“我已经知道了，先生。你和我丈夫昨晚的不期而遇，查理已经对我讲了。我感到



高兴的是，他能想到邀请你今晚来家中便宴。”

杜洛瓦顿时满脸通红，慌乱得不知说什么好。他感到对方在看着他，从头到脚地对他作了一番打量、端详和审视。

“哦，先生，请坐！”

椅子上的天鹅绒贴面柔软而富有弹性，身子一坐下去便感到绒面在往下陷，同时身体也往下陷，但很快就被托住。此外，坐在这舒适的扶手椅上，他感到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软软地包住似的，因为椅子的靠背和扶手也装有柔软的衬垫。此时此刻，他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一种美好的全新的生活。眼前的一切是这样的温馨，令人魂酥骨软。他觉得自己终于从逆境中走出，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看了看弗雷斯蒂埃夫人，对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他。

她穿了件淡蓝色开司米连衣裙，她的臂膊和前胸袒露着，只有胸前领口和短袖袖口上淡淡地镶了一层洁白的花边。她金发高耸，呈波浪形垂于脑后，在脖颈上方形成一片飘拂不定的金色云霞。

不知怎地，在这目光的注视下，他反倒很快镇定了下来。她那一对明眸中嵌了两只灰且带蓝的瞳子，使得眼内所显露的表情分外特别。此外，她的鼻子生得十分小巧，两唇却很肥厚，下颊也稍嫌丰腴，因而面部轮廓不太齐整，但却富于柔情和娇媚。应当说，她是这样一个女人：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显示出独特的风韵，好似具有明确的蕴涵，一颦一笑无不像是在表露什么或掩饰什么。

沉默片刻后，她开口向他问道：

“你来巴黎已经很久了吗？”

杜洛瓦已逐渐镇定下来，答道：

